

K
♣

我的老千生涯 IV

腾飞·著

腾飞再度讲述自己的老千往事

描述疯狂赌徒的众生相

告诫世人：赌博赌博，越赌越薄

赌博输掉的不仅是金钱，还有时光、亲情和人性

♣
K

我的老千生涯 IV

腾飞 著

鹭江出版社

版权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老千生涯 4/腾飞著.—厦门：鹭江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459-0437-6

I.①我... II.①腾... III.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6255 号

我的老千生涯 IV

腾飞著

责任编辑 / 许冠魁

特约编辑 / 高志红

出版 / 鹭江出版社

地址 /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 361004

电话 / 0592-50466660591-87539330

010-62376499（编辑部）010-65921349（发行部）

印刷 /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格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 15

字数 / 235 千字

印次 / 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459-0437-6/I·154

定价 / 36.00 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印刷厂调换或致电鹭江出版社）

目 录

1 去丰收县搞局	1
2 磨叽的六叔	4
3 赢钱的德明	8
4 坐庄是个问题	15
5 抓德明出千	19
6 逼赌惹出麻烦事	30
7 六叔是个无赖	35
8 被关进派出所	38
9 初识混混	44
10 我也被人当猪牵了	48
11 小艾抓赌	53
12 大开眼界的赔罪酒	59
13 好玩的“摆阵”	62
14 一个“二代”小凯子	65
15 不会演戏的混混	69
16 帮小凯子出气	72
17 小凯子完全上钩	74
18 教小凯子出千	77
19 我被绑架了	83
20 原来是个假警察	87
21 抓到假警察	93
22 街头猜硬币的把戏	100
23 结识老关	102
24 利用碘 131 出千	110
25 练习换硬币	117
26 出千对出千	122
27 抓千失败	128

28 让人讨厌的人	132
29 两面一样的硬币	137
30 做“对缝”的神仙日子	144
31 所谓的认牌特异功能	147
32 纸牌擂台	148
33 又见宝林	151
34 新式老千扑克	158
35 偷鸡不成蚀把米	166
36 坑爹的济州岛赌场	169
37 赌场的猫腻	176
38 害人不浅的赌药	181
39 正规赌场的把戏	186
40 “吃”多“吐”少的老虎机	191
41 东窗事发	193
42 去辽海市帮人看赌场	200
43 雷人的出千手法	203
44 偷筹码的配码丫头	209
45 赌场内鬼	211
46 银行科长的自杀	217
47 极品嫂子	219
48 轮盘赌出千	226
49 赌场第二次搬家	234
尾声 赌博赌博，越赌越薄	237

1 去丰收县搞局

先说说我参与的一个牌九局。可以说，过程很曲折，结局很悲催。

一个以前在牌桌上认识的哥们儿知道我会出千赢钱，就千方百计地找到了小海，让小海鼓动我跟他回他老家赌几下。小海不知道如何被他鼓动得活了心思，没事就跟我说这事儿。有一天我实在闲得无聊，于是就答应见那人一面，问问详细情况再决定，也正好找人蹭顿晚餐，要不总是自己吃饭没意思得很。

那哥们儿安排我们在一家酒店吃自助餐。我估计这是小海的主意，因为我最喜欢吃自助餐了。我曾经在一家酒店吃自助餐的时候把切生鱼片的师傅折腾到内伤。这一直是小海他们没事拿话挤对我的话题。

晚上我和小海就去跟那哥们儿碰面。小海给我介绍了一下，我才知道他叫德本。德本还带了一个女朋友，那是个文文静静的女孩子。她满脸好奇地审视着我和小海，仿佛我俩是外星人。闲谈中，德本说他知道我喜欢吃生鱼片，所以安排在这里吃饭。小海又把我上次在别的地方吃自助，把生鱼片吃光了，还逼着切鱼片的师傅再切的经历又渲染了一番，搞得我臊得很。那女孩子也手脚利索地拿了一大盘子生鱼片放在我面前。这一餐到最后我也没吃多少生鱼片。被一个好奇的女孩子盯着看怎么吃得下？想想也挺郁闷的，可能是面皮薄吧。

德本就跟我说他老家玩的牌九。在他眼里，他老家那边牌九局大得很，而且大家玩得都很文明。他老家在一个叫丰收县的地方，拿他的话来说，都是农村，人玩得很傻，看地名就知道，钱很厚实。

我就跟德本说，找我去玩可以，但是有两个要求。第一，因为我去生地方玩，所以我不会带一分钱，所有本钱他出。德本说他知道这个规矩，问我需要多少本钱，他说那边玩一场下来有 30 万元的输赢。我就让他准备 5 万元，德本连说没问题。

第二，必须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别出现我赢了钱却带不走的情况。德本好像还有点没听明白，问我：“你是说你出老千被抓到的时候？”我说：“不是的。我既然敢出千就不怕人家抓我。我都是文活，没人抓得住我。我担心的是别人欺负我是外乡人，赢走了钱他们会和我耍

赖不让我带走。”对于这一点，德本好像没什么把握，他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说：“别说不可能，必须有人保证我在赢了钱，而且别人没抓到我任何出千证据的情况下，有人赖皮我也能带走钱。”德本好像准备不充分，连说等他和家乡那边的哥们儿联系联系。

我说：“好，那你联系。要是不能保证这一点，我是肯定不会去的。”德本问我：“那么赢了钱怎么分呢？”我说：“我和小海拿一半，剩下一半你们多少人自己分。”这个是规矩，想来他知道，所以很爽快就答应了。不过看他的样子好像有点顾虑，欲言又止。我知道他顾虑啥，我就对他说：“如果是个干净局，我输了，本钱我赔你。我不是讲究人，你也应该知道。如果是个脏局，我输了，我告诉你哪里脏，你确定我说得对，那输了钱算你的。因为你告诉我那边的局是很干净的。”

对于我这个提议他比较能接受，很高兴地连连和我碰杯，在他看来，仿佛就等着坐地分赃了。但是我信心不大，因为在我看来，所有有赌的地方都有各种猫腻，这个也不例外。但是我也要去看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人给拿路费，包吃包住，不能玩就当旅游了。其实现在想想，还是那个地名吸引了我——丰收县——嘿嘿，人嘛，都有贪念，我也不例外。

一切都谈妥后，我们就暂时分开，等德本的进一步消息。过了几天，德本来电话说一切都安排好了，可以出发。在火车上，我们把各种可能遇到的情况都设想了一遍，把相互的身份都重新设计了一个说法。就说我和小海是德本的朋友，他带我们去丰收县游览家乡的满族旅游区。刚好那边有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是以满族习俗和风情为主的一个村子，每年去那里旅游的人也都不少。我还详细问了一下他找的当地社会上的朋友背景。德本说是他本家的一个表哥，是县里的，在当地很罩得住。赌钱的话，是去下边的村子，村里没什么癞子（癞子是他们家乡的土话，按照我的理解，就是地痞的意思）。

到了省城，德本的表哥开个大破车在车站等着接我们。德本把我们双方都介绍了一番，这个表哥叫德水。到了丰收县，他先给我们找

了个地方安顿了下来。德本当地联系局的一个哥们儿跟着跑前跑后的，并说他先去村里看看，可以的话，明天一早就下乡去搞这个局。听他的话，好像不是很远。

看德水来回进出，很多人敬畏地跟他打着招呼。想来他在当地混得还是可以的，于是我也就觉得很安心，起码不用担心赢了钱拿不走了。因为在北方很多农村和城乡结合的地方，普遍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赢多了人家不让你走，要么逼你继续赌，要么耍赖说你如何如何的，反正你是拿不走钱。一个外地人在那边赌钱就是这种待遇。

晚上那个哥们儿回来了，报告说赌局还在继续，我们随时可以过去。但考虑到是晚上了，白天一路上车马劳顿怪累的，也不差这一晚上，而且去不去局都在，于是就约定第二天上午再去，反正时间一大把。大家凑一起，又把各种说辞统一了一下，万事俱备。

2 磨叽的六叔

第二天上午，德水就开着那辆大破车拉着我、小海、德本，还有联系局的哥们儿奔那乡下的局去了。到了那里才发现，严格来说，不是乡下，是在国道边上。局设在道边一个专门给车加水的铺子里。虽然去得早，可里面已经热火朝天地在赌了。一个老头在坐庄，局不大，一把几千元的输赢，不像德本跟我说的，搞好了能进账几十万元。但是既然来了，有局在，拿点走也不错。

没人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怀疑。这是个流水局，过路的司机都能上来押几把，赢了就走人，也没有人有异议。不过还是本地人居多，听说话的口音能分辨得出，看样子都是周围的居民和在国道边上做买卖的。

我照例还是先看局，看看这个局是否脏。那老头推得很慢，配牌也很慢，他喜欢摸，看来是个老手，基本上用手一摸就知道那张牌九是几。他很享受摸到手的牌九是几的感觉，明明已经摸出是几和几了，怎么配都清楚了，但他还是神色庄严地摸了一遍又一遍。看他那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满脸皱纹的脸，再看他摸牌九那个磨叽劲，真想上去呼他一巴掌！但我没押，没权力催他。那些押钱的也不着急，都在耐

心地等他摸。后来我才知道，这些押钱的常年和这个老头一起玩，早就被他折磨服了，知道催也没有用。

大家早就把牌配完了，把头尾拉开放在那里，各自唠嗑，等他摸完。老头摸了许久，脸色忽然更加庄重起来，他用右手把左手握着的四张牌九抽出两张来，很夸张地举过头顶，“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点数面朝上，手慢慢地、一点点地从前到后移开，这样，牌九的点就会一点点地露出来。他移动得那个慢啊，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种折磨。其实露出头我就看出来，5配7，2点的头。但是被他搞得像个隆重的仪式，简直能叫人崩溃掉。

彻底把头亮出来以后，尾巴两张牌还在他左手里捏着。他空出右手就挨个去翻闲家的头牌，这个时候他的动作可不慢，一家家掀开，发现没超过2点的就龇着牙乐，好像自己已经赢了似的，还用手去扒拉人家押的多少钱，发现超过2点的头，就用手使劲捶一下桌子，好像在后悔自己配错了点。

他把三家头牌看完以后，显得很是不满足，左手拿两张尾牌对着桌子上啪地一放，还是那个做派，点数朝上，手不拿开，慢慢地移动，一点点地露出牌面来。下边的闲家早就不耐烦了，头大过他尾巴没大过他的就一把把钱收了回来。输的也不等他是收钱还是来翻自己牌看，直接一扑棱钱叫他赶紧拿走。赢的也不等他去翻自己尾牌，赶紧自己翻给他看，让他快给钱。可老头不着急，他非要把人家的头尾并排摆出来再端详端详，然后再把自己的头尾并排摆过去再端详一番，确定自己确实没人家的大，才慢吞吞地查人家押了多少钱，然后再到自己钱堆里一张一张地拿出来。

该收的钱都收了，该赔的钱都赔了以后，他还是不紧不慢地洗着牌，洗得很仔细，然后一个个慢吞吞地码好，接着再做一个手势，意思是问大家是否有来搬或者倒的。大家都没表情，好像都已经彻底对他无奈了。但是这个老头每次都这样，不管大家是否有反应，程序他是一定走到位的。确定都没意见了，他就开好门等大家押钱，别人押

的钱他都要拿手过去扒拉一下。我只看了几把牌，就已经感觉我要疯掉了。别人推的话，起码推出去十手牌了，可他可能第二手刚推一半。

我也很纳闷，就这么一把手，怎么会叫他坐庄呢？听大家的言谈，应该是早上实在没人坐庄了，老头就要坐庄。从头天晚上玩到现在还没走的，基本都是输了钱想捞回去点的人。所谓局不倒他不倒，几乎全国所有各种赌局上都这样。这个时候，别说老头这样的人坐庄，就是鬼来坐庄他们都能押。

我看了几手牌，初步能确认没啥毛病，唯一的问题就是，怎一个慢字了得。德本在我身边站着看，看了一会儿也按捺不住，拿出钱，每次三五百元地跟着别人押。他押了一会儿，也怂恿我上去玩几把。他的意思我懂，先叫我上去混个脸熟，为以后坐庄打个基础。一来就要坐庄，说啥也说不过去。但德本如何怂恿我上去押，我都不干。因为这几把牌看下来，我心里早就被这个老头磨叽得疯掉了。叫我押他？还不如直接拿棒子打死我得了。

11点多的时候，人陆续地多了起来，各路赌徒都来这里集合了。看到这个老头在玩，大家都表现出一副无奈的表情，但是都没有去押钱，一脸漠然地站在那里看热闹。在押这个老头庄的一直就是那么几个人，一个个瞪着熬得通红的小眼睛，偶尔外面路过的来丢几下石头，但是后面来的赌徒都在那里看，没人上来参加。

再看了一会儿，听他们互相打着招呼，我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好多人都叫德某。像德润、德业、德海、德泽、德平、德义、德佑等等，我身边还有德本和德水。我的娘亲哪（“娘亲哪”是他们当地的方言，表示很惊讶的意思。我去那里就跟着学了这句话，学完后说得特别溜），竟然全是，我好像忽然走进了一个满族大家庭的宗族里。

这些人都叫这个慢老头为叔，想来是他们的长辈。有的人，不好意思叫这个老头把庄让出来，但是很委婉地和他打着哈哈说：“叔啊，都中午了，还不回家吃饭哪？”老头听出话外音来，有点不满地说：“吵吵扒火的干什么？我都输了5000多了。我不能走，一定要捞回来再走。”听到他说的话，很多人选择到外面溜达去了。有人站在老头身

后，挤眉弄眼地叫下面押老头钱的闲家别押了。那几个押钱的人虽然看到了大家的表情，但是不好意思不押，他们赢了这个老头一些钱，有点不好意思走，要给他捧局。老头依旧慢吞吞地推着，一副仿佛一切与他无关，爱押不押，不押也推的架势。

我一看，老头手里起码还有个七八千元钱，下面也都是几百元几百元地押。要按照这个速度，无论是老头赢回本钱不玩，还是输光了不玩，都是个漫长的过程。我可憋不了这么久，干脆出来站道边看看过路的车和人，万一看到个美女啥的，起码也能养养眼。

看到我出来，德水也跟着出来了。他也是这个镇子里出来的，来来往往好多人都和他打着招呼。德水拉我到边上一个卖电瓶和给电瓶充电的店里找了把椅子坐着抽烟唠嗑。说话中我了解到，他们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满族族群，这个镇子所有人都是一支，属于八旗子弟，他们这一辈的人名字里都有“德”字。

那老头是他们的长辈，大家都怵他，因为他就是个无赖油子，招惹不得，是打不得骂不得的。你就是推他一把，他都能在你家门口躺一天。你要是骂了他，你家就倒霉了，可能今天家里拴的驴被放掉，那还是他善心大发。以前有家人招惹了老头，半夜驴屁股上被砍得血肉模糊。也有的人家招惹了他后，半夜草垛子被点燃了。甚至还有的招惹了这个老头后，家里的水井被倒了汽油。他就是这么个人物，而且很倔强。所以大家奈何不得他，也没人愿意去抢他的庄。他坐庄也很少有人去押，除了输得还想继续翻本的人。而老头也知道，所以他总是在凌晨过来赶局，看看确实没人坐庄了，他就安安稳稳地坐一把庄过过瘾。对于他来说，赌牌九就是一种享受。

我故意兜着圈子问德水：“你们宗族哥们儿真多啊。我要是上去玩的话，赢了你堂兄弟还是表兄弟的钱怎么办啊？是不是要还给他们啊？”因为我把不准他们这些德字辈的人都咋个关系，万一赢了钱他们再说自己的表亲谁谁在上面输了多少多少，叫我还回去，好像也说得过去，那样我可就白忙乎了，所以这个我要先给问明白了。

德水没直接回答我的话，而是问我：“他们有钱给我花不？”我说：“那谁知道给不给你花啊？”德水说：“操。我借 1000 块钱都借不出。”说完，好像想起我的问题来，就继续说：“既然他们钱不给我花，又不借给我，赢了他们的凭什么还给他们。我认得他们是谁？”听了德水说这句话，我心里稍微觉得安稳了一下，窝里不合嘛，嘿嘿，有门。

我故意逗德水说：“那万一我和你这些德哥们闹了别扭。你是不是不好出面啊？”德水鼻子“哼”了一声，很不屑地说：“我惯他们臭毛病。哪个敢招惹我带来的哥们儿，我弄不死他。”说完鼻子又“哧”的一声，好像是要给我吃个定心丸。说话的工夫，德本过来找我们了。我问德本：“赢了没啊？赢了分红啊。”德本举着手里的 100 元钱说：“赢 100 块，累得吭哧瘪肚的。”德水问德本：“六叔不推了？”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大家都喊那个老头六叔。德本说：“你还不知道他？不光了，不见利，能不推？”看来这个老头真有战斗力，还在那边继续坐庄呢。

3 赢钱的德明

时间就这样在等待中过去了，从一大早上来，到现在快中午了，啥也没干。我们几个人又过去看了看，那老头还推得起劲呢。周围看热闹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听大家说话，这些都是来赌的人，看到六叔在坐庄，都选择了等待和观望。德水和德本看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就拉我和小海去找地方吃饭。

吃饭的时候我们又研究了一番，看来今天只能去混个脸熟了，想坐庄那基本是没戏。就算六叔不玩了，我一个生人是抢不到坐庄的机会的。我的意思是就算有坐庄的机会也不坐，还得再看看，不能说六叔坐庄没有出千，就把所有玩的人都想象成没出千的，看看再说。换庄了可以拿钱上去溜溜局，当个消遣。

我们在饭店里吃了很久才出来。回去一看，六叔还在推呢，押钱的还是那几个人。六叔面前放的钱好像没多大变化。我悄悄问德本：“这么多人呢，怎么不另外组织个局啊，都在这里干等着要到哪一年

月啊。”德本说：“必须在这里玩，这个是规矩。换了地方不行，就这个房主罩得住，没人抓。要不敢大白天在国道边上这样赌？”

大家拿鄙夷的眼神看着在押钱的几个人，都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有的人不时拿话拐着弯说他们不懂事，还有人不时偷偷用脚踢那几个押钱的人的脚，叫他们别押了。有一个好像是熬了很久，通宵战到现在，看这个局实在抓不回来本钱，找个借口走了，不久又返回来，等着六叔不玩。

不知道等了多久，上面还在押钱的两个人中的一个由于家里人来找，无奈地走了，剩下一个人在和六叔战斗。六叔好像都不拿周围人当回事，也没邀请大家上来押钱。剩一个人押他也无所谓，还是那做派，不紧不慢地推。于是一群人围观他俩玩。

就是一个人押钱，也持续了好长时间，直到一个人来，给他们拆了局。这个人叫德明。我们正在围观，德明就进来了，他胖胖的，穿个牛仔裤，光着个膀子，衣服搭在肩膀上，哼个小曲。他一来就使劲往前凑，直接凑到六叔身边，拍着六叔的肩膀说：“怎么样了六叔？赢多少了啊？”六叔对他的话没啥反应，还在专心地推。德明也不介意，等六叔把牌都派完准备拿起来摸的时候，德明就抢先把六叔的四张牌拿了起来，笑嘻嘻地说：“我给你配一把六叔，我的手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六叔想把牌抢回来，可德明就是不给，还是笑嘻嘻地说：“六叔，就让我过下瘾吧。”六叔好像也拿他没办法，说：“就一把，别给我乱配，别走了点。”德明还是笑，说：“我也是老牌九了，怎么可能。”德明把牌捂在手里，看了几眼，利索地把牌一抽，把牌头放在桌子上，没亮，等着那押钱的哥们儿放牌出来。

押钱那哥们儿好像拿了大牌，嘴巴都笑歪了，亮出来8点头杠子尾巴的牌出来。德明一看，直接把尾牌丢了，说：“尾巴还撵不上头，输了。”翻开一看，一个4，一个杂8，一个8，一个7，怎么配都是个输。那哥们儿押的是400元，六叔慢悠悠地点出400元来赔给人家。正好这是第二手牌，要重新洗过重新开局。

六叔洗牌的工夫，德明就问下边押钱的哥们儿：“老叶啊，还没回家睡觉啊？老婆不找你啊？午饭也没吃吧？赶紧回家睡觉吧。再不回家，嫂子可发威了。”那哥们儿说：“是困了。再最后一把牌，点正兴旺呢，杀回来不少了。”六叔边码牌边说：“明子啊，你是来拆你六叔的台啊？”德明嬉皮笑脸地说：“六叔啊，你不稀玩吧，这么多人看你俩玩，让我们也过过瘾啊。”六叔有点不高兴：“我输了不少钱呢。”德明接着他的话说：“六叔啊，你哪天不输？你也回家休息休息吧，让老侄过过瘾。”可六叔不干，还要推。看来是没动员成。

德明看动员不下来他，就继续说下边押钱的哥们儿：“老叶，再一把你走吧，捞回来点得了，钱是一天赢的啊？想捞本钱还怕没地方捞？”那意思是说：你不玩了，别人庄你也可以继续捞。那个叫老叶的说：“就最后一把，输赢都不玩了。回家洗个澡再来，衣服都馊了。”

这一把老叶押了 500 元，德明还想去抢六叔的牌来配，可六叔早有准备，发牌的时候自己的牌不放在自己面前，直接攥在手里。

这一把完了，那个老叶又赢回去 500 元。这个哥们儿还有点意犹未尽的意思，还想继续押，毕竟现在他顺风顺水，连续多少把都赢了，换谁谁也不想下。但是德明上去连推带哄硬是把他弄得收起钱来回家了。六叔就不乐意了，他说：“明子啊，叔输钱了，你还把局给拆了。”说着话，手里还把着那些牌九，没有让地方的意思。德明上去是又拍又搂又安慰，可六叔牌九还是不撒手。德明说：“六叔，让我推会过过瘾，带你两个股，你推得实在太慢了，没看大家都没有捧你局的。我最近手气棒得很，跟我入股绝对没错。”

最后德明是连劝带拽，可算把牌九从六叔手里拿了过来。最后两人商议德明出 8000 元，六叔出 2000 元，凑成 1 万元做本钱，算是两人的股份。就这样德明做了庄家。德明和六叔说：“叔啊，你就等着分钱好了，我推你推都一样，你就是慢大家受不了。”六叔板着那张老脸也不说话。

大家看德明把庄抢了去，纷纷凑了过来。有的从口袋里拿出钱来准备上来押，有的急忙抢占有利位置准备做闲家。我照例还是看热闹，先看看怎么个光景再说。

德明把衣服往边上人手里一塞，就开始洗起牌来。我就观察起来这个德明是否会点活儿，要是玩得干净，我就上来玩玩。德明玩的是100~2000元，按照门算，一门最多2000元。下边的人虽然也没啥大户，都是你200元我400元地下，但架不住玩的人多，往往能把一门塞满。

我仔细观察德明洗牌、码牌和配牌的所有过程，看了十多手，确定没啥毛病，想着也该上去混个脸熟了。我从包里拿出5000元钱握在手里，考虑该押哪门好。上来溜局嘛，不想输，找个兴旺点的门去跟才好，以后能不能抢到坐庄的机会还两说呢。

德明全场掌控能力特别好。虽然他又要洗牌又要码牌，还要看谁押了多少钱，但是我拿钱出来准备上去押他也看到了，他招呼看眼的人说：“不玩的都让让，让这个哥们儿押。”说着话用下巴点着我。我稍微往前边凑了凑。德明说：“这个哥们儿眼生啊？”我讪讪地笑着说：“跟朋友来玩的。”德水在后面接着我的话说：“我带的朋友。”德明再不接话，专心地推了起来。

我为了显示自己是个大户，拿出1500元来直接丢在天门上。德水的话好像起了作用，天门的哥们儿看我先押了1500元在他门上，自己也点了500元把天门补满。一般来说，我要等人家坐门的先押，然后看剩余多少没满，才可以跟着填补余额去下注。我估计没德水那句话，我的钱能被 he 抓着扔出来。我也知道这个道理，但我这样做，一是为了显示自己出手大气，二是看看德水的面子是否够。起码在目前看来，1500元在这个牌九局上算是有点大气的了。只是我不理解德本凭什么说这个局输赢有30来万元，估计水分居多。

德明把牌洗好，稍微等了一下看是不是有搬的。看没人有反应他就丢色子了。没押的时候我观察过德明丢色子，和六叔一样，过牌丢。过牌丢是说色子丢在牌蹀上滚下去，丢得很随意，没有刻意去摆弄色

子。如果用正常的色子过牌丢，很难利用手法来掌握色子的点数。但是如果是老千色子，则可以想打几点就打几点。不过通过前边的观察，我能肯定他们用的这个色子不是老千色子。而要掌握色子打几的前提条件是自己会码牌。德明码牌基本不怎么看，所以我对他放松了警惕。

德明丢完色子就开始发牌。天门的哥们儿把牌拿在手里配。别看我押得多，没坐门就没权力配牌，人家配啥就是啥，北方牌九局都这样。除非一配的牌，只要是两配，如何配，坐门的说了算。坐门的哥们儿看完牌，没配，直接把牌原样放回了桌子上，脸上露出了笑容，看样子是一配的牌，还很大。这个哥们儿还很讲究，转脸对我说：“两配的话我和你研究如何配，放心吧。德水的哥们儿我们不能糊弄。”

德明把牌配好以后直接来翻天门的牌看，天门是地杠带对子。德明说：“操，坐火箭也追不上。”表示自己输给天门。另外两家一输一赢。德明只推前手，后手直接划拉了表示不推。前面我观察的也是，他只推一手牌，除非大家和他商量再推一手，偶尔他会答应推第二手，但是拒绝的时候多。这个是庄家的权利，没人可以抗议。

捏着刚赢来的 1500 元，我正合计这把该押多少，天门的哥们儿这么讲究，我可不能蹬鼻子上脸，毕竟人家是坐门的。天门的哥们儿却主动问我：“还押不？押的话你先下。剩下的我补。”我说：“你坐门你先来。”那哥们儿不再说话，押了 1500 元，我跟着补了 500 元。另外两门也都押满了。有的人押不上钱，纷纷吵着叫德明涨涨码。德明不同意，说：“先紧着手里的钱玩，大了怕六叔吃不消。你们这些缺德的玩意儿，想把六叔的养老钱都赢走啊？”六叔在边上说：“一门可以多 500 块，多的算我的。”说着话，展示一下手里的钱，表示自己可以用手里没入股的钱来赔他说的一门 500 元。这个老头好玩，人家坐庄他入了股份还不过瘾，竟然又想来个庄外庄。

德明听了一点表情也没有。外面没押上钱的人听六叔这么一说，都纷纷再押钱，只是他们很自觉，都把钱放在闲家押钱的地方后面一点，把和押德明的钱前后错开了距离，表示这钱是格外押的，输了由六叔来赔，赢了由六叔收走。所以德明该干吗干吗，一点也不受这个

打扰。好像这样的事情他们经常做，就我这个新来的看了西洋景。别看我经历这么多赌局，还是第一次在这里接触到四扇硬牌九的庄外庄。因为玩硬牌九的老玩家都喜欢看口，而庄家也都很忌讳别人看口，所以除了可以让人入股外基本没人喜欢自己庄外还出现个庄。后来，我还接触到了四扇牌九的押道钱，可以分出一道两道三道好多道钱来。一个地方一个赌法说得真是不错。我也曾在湖南益阳见他们当地人打麻将，他们的麻将打法叫任何外来的人都发懵，想来他们的打法是全国独一份。

德明玩得规规矩矩，玩到下午的时候输了1万多元。而六叔这个庄外庄因为大家有时候押，有时候不押，竟然赢了5000多元。真是见鬼了，都是庄，一样的牌，竟然一个输一个赢。我跟着溜局赢了不到2000元的样子。快到吃晚饭的时候，德明手里的钱基本都输光了。他前期拿了8000元和六叔的2000元凑了1万元。输光以后，又自己出7000元，六叔出3000元，凑了1万元做本。当时是夏季，到吃晚饭的时间天还大亮，玩的人不觉得已经到了饭点了。不过赢到钱的人都纷纷找借口说回家吃饭，慢慢的人就少了。

我看庄家面前也没几个钱了，就马上停止了溜局，把钱放包里表示不玩了。但是赌嘛，有输就有赢，也总有局不倒他就不倒的人存在。德明这个时候只剩1000多元了，看他那个意思也是不想继续推了。六叔在边上满脸油光地着急，说：“乱来抢什么庄？跟着你输了。”德明对这个六叔永远是嬉皮笑脸的，他说：“六叔啊，你跟我赢的时候咋不抱怨我呢？输这点小钱你看看你在我耳边呜哩哇啦了一下午，叫你念叨的，不输就出鬼了。你能不能不说话？简直叫你闹死了。”六叔也不和他争，张着没几个牙的嘴不满地看着。

德明继续码着牌，边码边说：“就手里的钱，输光不玩了，谁一把叫走得了。”下边立刻就有人响应说：“我叫了，赶紧给你掏光得了，早光早滚蛋，你不玩我当庄。”说着话，把德明手边的钱拿了起来数了下，1300元，直接合自己钱堆里，再把自己的钱往出门一拍说：“就出门叫你，我先倒倒牌。”说着话，伸手去德明码好的牌上来回乱倒